

阿

● 白盾 海燕 著



真谛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白盾 海燕 著

阿
Q
真
諱

吳濱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阿 Q 真 嫌

白 盾 海 燕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 插页 26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3078—7
I · 148 定 价：18.00 元

千古文章数阿 Q。

——郭沫若

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
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 Q
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过“我
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 Q 式的自负？

——茅 盾

不惜甘冒众矢，不避血污，运笔如
刀，直扑病根，痛施辣手，以冀国人觉
醒，民族再生于万一。

——王 敦 洲

代序：我与阿 Q 的因缘

白 盾

我与阿 Q 的因缘，也好像是思想里“有鬼”似的。阿 Q 的癞疮疤、细辫子，那怒目主义……总是环绕着我的心，纠缠着我的灵魂。

予生也晚，又处闭塞、落后的山村。虽说那里文化气氛很盛，明清两代出过不少的名人，正因如此，就也有“程朱阙里”之称；虽经民元鼎革、“五四”新潮，那里仍是遗老遗少的天下，保守的传统观念纹丝未动。我长到十七八岁的“风华正茂”时，依然只知“子曰诗云”，又只是唱唱而已，“秩秩斯干，悠悠南山”，不解其意。课外读物只有《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之类的东西，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也。忽有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阿 Q 正传》，不觉大吃一惊。不瞒你说，在咱们当时的“同学少年”的“打相打”中，“君子动口不动手”、“儿子打老子”之类的名言，颇为风行。提到“喊爸爸”，放了“×你妈”的现象，随处可见……莫非写的就是“咱们”么？甚至就是自己么？……直到抗战军兴，烽火越烧越近，大量难民涌入了这片桃源世界，带来了外来的火药味，也带来了外来的思想和读物。我有机会读到早已过期的《新青年》、《文学》、《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一下子在我的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明白了许多原来不明白的道理，这算是“五四”新文化的“补课”吧！顿时，我对“子曰诗云”一套产生了强烈的反感，长期以来被它牵了鼻子走，顿生一种受骗

2 阿Q真谛

的感觉。村里的遗老遗少们的口头禅是“没有皇帝哪有好日子过”？日本人卵翼下的溥仪在东北粉墨登场时，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宣统皇帝登龙庭了！”“哦，那就好了！”想起来脸红，我也跟着窃窃自喜地高兴了许多日子。……我对最高偶像的孔子产生了不敬之心。他那“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见君时的“趋进，翼如也”、“跛踏如也”、“鞠躬如也”……之类奴性媚态，很为反感。

记不清怎么搞的，我竟写了一篇《孔夫子与阿Q》的文章，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去其“阿Q气”、也应去其“孔夫子气”……自是不伦不类，极其幼稚荒谬的，可说也是“阿Q式”的。文章在墙报上发表了出来，登时产生了“轰动效应”：全村十八家私塾的先生暴跳如雷，大兴问罪之师。他们“开茶馆门”，^①要联名控告我是“非圣罔法”的“不肖子弟”和“不法分子”。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不知怎么才好。我虽“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晓其中厉害，心里也有些慌，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惹祸，并又第一次以阿Q的因由而“犯罪”——正惶惶不可终日之际，老师任重先生挺身而出——愿他在天之灵安息！他是我当时读小学的老师，我的近代思想的启蒙人——他对这班私塾先生拍着胸膛说：“文章是我叫他写的！是我的意思！你们要告就告我！你们坐轿子，我穿草鞋跟着，官司由我来打！”他宣扬了一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批评孔子不算犯法等等。这班人本来是不懂“葡萄生牙”何以“西班牙生牙”的人物，对新思想一无所知，经任重先生一通宣说，竟吓得偃旗息鼓悄悄收了兵。这也算《风波》式的小“风波”吧！

① 集会议大事的意思。

我与阿Q开始有了不解的“因缘”。

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开化，我特别喜爱鲁迅，尤其喜爱他的《阿Q正传》。世道沧桑，天地翻覆，在坎坎坷坷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各式各样的阿Q，大有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长幼，处处有“阿Q”之概。回顾自己，无拳无勇，一介书生，却妄图去“救世救民”，自视甚高，这与阿Q之憧憬“白铠白甲”如出一辙；一次次的希望与幻灭，和阿Q的“革命幻想”及其破灭，也是庶几近之的。在无数荣与辱、安与危、生与死的跌跌爬爬之间，正是阿Q那样活过来的，呵呵！岂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么！回想当年那篇《孔夫子与阿Q》，不禁哑然失笑——那是个唐·吉诃德式的阿Q。——孔子是“圣之时者也”，鲁迅说是“摩登圣人”。无论经过多少次清水沐浴、灰水浸泡或血水沸腾，依然是个不倒的“圣人”。小子妄加指摘，那是罪有万重，“可笑不自量”。

西方有“上帝”，那是人造出来再匍匐膜拜其前。相对应的咱们有“圣人”，也是造出来“祭神如神在”地供匍匐膜拜之需。——他们既已“造”出来，就成为客观的物质和精神之存在。西方人曾说“上帝死了”，是“被人杀死的”，实则未必，他依然俯临人间，还有人主张请他来“拯救”中国精神危机哩！咱们曾经“只手打倒孔家店”，甚至大批特批，孔子“倒”了么？未也。目前在新儒家“包装”和港、台和海外华裔学者的吹捧下，已时髦了起来，据说还要盛行21世纪呢！这就让人不觉悟通了一个道理：凡是人造的“神”都是既不“死”也打不“倒”的。咱们是个善于造“神”的国度，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直到诸葛亮、关羽，乃至《封神榜》里的姜太公、赵公明，《西游记》里的孙大圣、猪八戒……均由“人”或神魔小说里人物的“原型”而逐步造

4 阿Q真谛

成了“神”。这种取向好像还将有继续下去之势。既是“神”自然金光灿烂，十全十美，只可膜拜，不可亵渎的。

奇异的是：鲁迅创造出来的阿Q也是不“死”的，虽早就被宣布“死”了，并说已“不合时宜”，阿Q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然而时至已听到新世纪足音的今天，阿Q仍是“活”着，而且“子孙繁多”……这令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想法：“造神”与“造阿Q”，这二者之间有何相异之处呢？二者根本区别是：一是“造神”，一是“造人”——哪怕是畸形、扭曲的丑陋的人，总也是“人”。——“造神”属于“神道设教”的性质，立足在“教民”，或者说“教化”，就不能不依此为准绳：合者留之，否者去之，无者造之，因经过对事实的增删、筛选，只求“善”不求“真”，故越“造”也就与“真”相距越远了。所造之“神”，必然是高大全，只有正极而无负极，只有肯定而无否定，只有神通而无局限，作为下民惊服敬畏感叹的样板——这是“造神”的根本要求。作家的“造人”不同，它侧重在求“真”，旨在让人认识人，“认识自己”，作用是对“神”的解构，希望人们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跳出来。——鲁迅创造的阿Q就旨在让人们从朦胧的醉迷中醒悟过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认识自己、认识环境。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这些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我们能够明白吗？恐怕未必，并非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说千说万，阿Q形象的价值与意义，也是集中在“认识你自己”这个母题上的——一切伟大的文学典型也都如此：如奥瑟罗让我们认识“嫉妒”之可怕，奥勃罗摩夫让我们认识“懒惰”之可耻，唐·吉诃德让我们认识了“盲目冒险”之可笑……它们都是集中在“认识自己”的焦距上面的。——阿Q的最大特点是“愚”，糊涂，莫名其妙，简言之，就是“昏”：他的王胡之役是“昏”，恋爱悲剧是“昏”，

错把小 D 当“敌人”是“昏”，盲目“革命”是“昏”，胡里胡涂地被当做“示众材料”，甚至死刑判决书上画圈未圆而“遗憾”更是“昏”……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将“战”理解为人生中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战”，那么也不至于“每战必殆”的话，就首先要用大力气来治“昏”，至少要减轻其“昏”的程度，方不致在关键的时刻“大意失荆州”，像关羽那样“败走麦城”——关羽之败亡也是“昏”，他小视“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语）的孙权是“昏”，低估吕蒙、轻视陆逊是“昏”，直到曹操将孙权要袭取荆州“讨羽自效”的书信用箭射他看，他仍在前线逡巡不退，更是“昏”得可以了，其败亡也岂不宜乎？即如诸葛亮之“明”，也有其“昏”的时候，如不用魏延之计，误用马稷是“昏”；“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又何尝非“昏”——“明”到极点就成了“昏”……所谓“天意”者，“天时”者，或“运也、命也”之类的说法，都是“为贤者讳”的托词，实则就是“精神胜利法”，即“阿 Q 精神”也。小理通于大理，大理通于小理，古往今来多少名重一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也不免出现有如棋局中那样的“昏着”，甚或“超级昏着”。在芸芸众生中，“昏”者众而“明”者少，也就不足奇怪了。

这就可知，鲁迅创造出阿 Q 这个以“昏”为特征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以阿 Q 之“昏昏”，使人们以其为“鉴”而“昭昭”（明白）起来，这也就和“造神”的“以其昭昭”——心里明白是“设神道以教民”——而“使人昏昏”，让别人愚昧起来听其摆布，走着相反的道路。所以鲁迅创造阿 Q 这样的人同时，也就向世人昭示：觉醒吧，睁开朦胧的醉眼吧，要直面，要正视，要无情地解剖自己、解剖别人，千万不能像阿 Q 这样“昏”下去了，否则也会有阿 Q 式“大团圆”之虞的！这是阿 Q 的真谛所在！——这是喻

6 阿Q真谛

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阿Q的不朽价值正在于此！

如果我们以阿Q的“昏”为“鉴”，懂得有“癞疮疤”既不“光荣”也不必“讳”；做许多人的“老子”也无特别的好处；虱子比王胡少更不必去争胜……这也就更清醒一些，明白一些，在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中有一种“自知之明”，也就有一分“不殆”的把握，并少了多少无谓的纠纷……人人如此，全国如此，就能够“立人”，因为“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那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只有在“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方能“雄厉无前，屹然独见天下”。^①——阿Q是个昏聩的人、丑陋的人、扭曲和残缺的人——真实的、有极大普遍性的人，鲁迅立以为“鉴”，让人们引起自觉，产生反思：去其一分阿Q气，即去一分“昏”气，即增加一分“立人”的力量，多了一分建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世界”的希望。——这是我对阿Q形象的解读。

① 《文化偏至说》。

目 录

代序：我与“阿 Q”的因缘	(1)
引论：世纪之交评阿 Q	(1)
阿 Q 真的“死”了么？	(1)
阿 Q 生命力旺盛之奥秘	(5)
一声振聋发聩的枭鸣	(8)
否定思维与讽刺文学范式的建立	(11)
阿 Q 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性	(14)
我们的想法	(16)
第一章 阿 Q 研究的回顾	(18)
一、有关阿 Q 的初期评论	(19)
茅盾的“人类普遍弱点”说	(20)
周作人的“中国一切的‘谱’”说	(22)
成仿吾的“浅薄的纪实的传记”说	(24)
钱杏邨的“阿 Q 时代死去”说	(27)
二、三四十年代的阿 Q 评论(上)	(32)
王冶秋的“警报器”说	(32)
张天翼的“灵魂原子”说	(34)
端木蕻良的“漠然绝望”说	(39)

2 阿Q真谛

- 苏雪林的“民族劣根性”说与李长之的“艺术
价值新估”说 (43)
- 瞿秋白的评“阿Q死去”说与茅盾的
“大人相”说 (48)
- 冯雪峰的“思想寄植”说与胡风的
“农民典型”说 (51)
- 三、三四十年代的阿Q评论(下) (54)**
- 欧阳凡海的“革命种子”说与邵荃麟的“不同
阶级不同内容”说 (55)
- 巴人的“农民心理”说与周立波的“雇农
出身”说 (60)
- 许钦文的“劣根性归纳”说与许寿裳“改
造国民性”说 (63)
- 许广平的“世界性民族弱点”说 (66)
- 四、建国后的阿Q评论(上) (69)**
- 耿庸的“辛亥革命教训”说与“阿Q觉醒”说
..... (70)
- 陈涌的“统治阶级思想影响”说与陈秋帆的
“没落人物类型”说 (73)
- 何其芳的“共名”说与李希凡的“置疑” (77)
- “文革”中的阿Q论举隅 (83)
- 五、建国后的阿Q评论(下) (86)**
- 李何林、丁尔纲的“阿Q与改造国民性”说
..... (87)
- 鲍昌的“改革国民性”说与张国桢的“民族性

目 录 3

弱点”说	(92)
吕俊华的“哲理和心理内涵”说	(96)
林兴宅的“阿 Q 性格系统”说	(99)
六、阿 Q 评论略说	(103)
第二章 阿 Q 形象的揭示	(106)
 一、阿 Q 传里探阿 Q	(107)
序文传递的信息	(107)
阿 Q 在未庄的角逐	(110)
小尼姑的咒骂	(112)
恋爱悲剧与大团圆结局	(115)
阿 Q 的最后“觉醒”?	(118)
赵家抢案存疑	(121)
 二、阿 Q 的精神胜利法	(125)
精神胜利为何单产生在阿 Q 身上?	(125)
由忌讳而生“怒目主义”	(129)
精神胜利法的三部曲	(134)
精神胜利法的转化	(138)
 三、阿 Q 的“反抗”与“革命”	(139)
阿 Q 的“不服输”	(139)
阿 Q 的忌讳之可怕	(142)
阿 Q 革命是“阿 Q 式”的“革命”	(146)
 四、关于阿 Q 性格的界定	(150)
“本我”的膨胀	(151)

4 阿Q真谛

“自我”的匮乏	(153)
“超我”的变异	(155)
“主—奴根性”的双重结构	(156)
五、阿Q形象的创造	(159)
原型·母题	(159)
怵目惊心于“愚”和“弱”	(162)
性格孕育与典型化的过程	(164)
六、阿Q肖像的描摹	(171)
巨大的概括	(172)
写心·写凡人·写人的灵魂	(173)
写意·传神·画眼睛	(177)
画出国人的灵魂	(181)
七、阿Q的悲、喜剧辨	(182)
什么是喜剧、悲剧？	(183)
讽刺的烈火	(185)
为“喜剧”正名	(187)
八、鲁迅小说中的阿Q系列	(188)
未庄的“阿Q们”	(188)
《风波》中的“阿Q们”	(191)
“孔乙己”的“阿Q相”	(192)
“高老夫子”与“阿Q”	(194)
鲁迅其他小说中的“阿Q们”	(196)
九、听听鲁迅自己的声音	(197)
鲁迅谈创作阿Q的目的动机	(198)

鲁迅谈创作阿 Q 的过程	(200)
鲁迅对阿 Q 性格的看法	(203)
鲁迅对阿 Q 批评的答复	(206)
第三章 阿 Q 精神的探究	(212)
一、中国封建宗法制与阿 Q 主义.....	(213)
阿 Q 主义的上限何在?	(213)
追溯阿 Q 之根	(215)
“家天下”制造成的主奴双重人格	(218)
“家天下”制造成的卑微、不平感	(220)
瞒与骗盛行、诚与爱匮乏	(222)
二、儒家文化与阿 Q	(225)
儒学造成的偏激、专断的思维模式	(225)
儒家造成的片面、变态的宗法观念	(229)
三、道家文化与阿 Q	(232)
“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	(232)
道教思想与国民性痼疾	(236)
儒、道互补与阿 Q 精神	(244)
四、鸦片战争后的病态社会与病态人生	(255)
清政府的“阿 Q 相”种种	(256)
社会上的“阿 Q 相”	(260)
阿 Q 产生的历史交汇点	(264)
五、阿 Q 精神之真谛	(267)
阿 Q 精神的内核	(267)

6 阿Q真谛

阿Q精神的“体用”	(269)
阿Q精神的真谛	(272)
何以中国的阿Q格外多呢?	(274)
阿Q精神的上、下限	(275)
阿Q精神的“救世”妙用	(277)
第四章 阿Q争论的辨析	(281)
一、阿Q是“全民”的,还是“局部”的? (282)	
鲁迅的国家、民族观	(283)
爱国者的两种选择	(284)
“医国手”只指出病灶部位	(287)
二、阿Q精神“决不是农民阶级的本质”吗? (289)	
阿Q精神与农民有关	(289)
阿Q精神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	(292)
揭出农民问题的重大意义	(296)
三、关于阶级性、国民性、民族性与人性 (299)	
“人”与“类”	(300)
国民性与民族性能够等同吗?	(301)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侧重点	(304)
四、鲁迅“改革国民性”的努力 (306)	
问题的提出	(306)
关于“改革国民性”的思考	(308)
鲁迅的理想人性	(312)
鲁迅塑造阿Q就是要求全民族进行反省	(315)

五、关于阿 Q 的个性、典型性与典型的关系	(317)
阿 Q 是典型呢,还是类型?	(317)
典型化与个性化的辩证关系	(319)
阿 Q 成为“共名”的奥秘	(322)
典型的标致是什么	(324)
阿 Q 典型达到的高度	(327)
第五章 阿 Q 影响与鲁迅研究的方向		... (329)
一、后鲁迅时代的阿 Q 系列	 (329)
许钦文的《鼻涕阿二》和王鲁产的《阿长贼骨头》	(330)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与《包氏父子》	(332)
萧红笔下的“有二伯”及其他	(335)
高晓声的“陈奂生”与韩少功的“丙崽”	(338)
陈白尘的《阿 Q 正传》剧本	(342)
二、海外作家评阿 Q	 (345)
罗曼·罗兰评阿 Q	(346)
俄罗斯作家论阿 Q	(347)
日本作家论阿 Q	(349)
美国作家论阿 Q	(350)
其他外国作家评阿 Q	(355)
港、台作家评阿 Q	(357)
三、阿 Q 研究与鲁迅的重新发现	 (360)
伟大的“立人”思想	(361)